

短論·觀察·隨筆

文化研究學者 伊斯拉莫格羅教授訪談

● 徐志偉

伊斯拉莫格羅 (Huricihan Islamoglu) ，當代土耳其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，現為伊斯坦布爾大學教授。她關於全球化政治、經濟、法律問題的研究，曾引起世界性的反響。

徐志偉：非常感謝您接受我的訪談邀請。我個人對於土耳其知識界的狀況還不夠熟悉，所以請原諒我對您的無知。您能否簡單地介紹一下您的個人經歷？

伊斯拉莫格羅：我1947年出生於土耳其伊斯坦布爾，1965年赴美留學，先後就讀於芝加哥大學、威斯康星大學，主修經濟學，1979年獲得威斯康星大學博士學位。畢業之後，我曾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，八年後我回到了土耳其。1990至1996年，我在安卡拉的中東技術大學任教；1997年去了德國，在一個研究所任教；1998年，在紐約大學任教；自2000年開始，我在伊斯坦布爾大學任教；同時，還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兼職。

除了經濟學以外，我也認真研讀過歷史學。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期間，我曾組織召開過一個研討中國清史的國際會議。我現在正在寫一篇與清史有關的文章，其主旨是：如何理解我們的現代性。在西方，現代性通常被描述為單一的、普遍的。但在研究中國的清帝國時，我開始意識到，現代性並非像西方人所敘述的那樣，可以脫離歷史而存在。事實上，歷史影響了我們每一個人。現代性應該是基於歷史的、多面的。

徐志偉：能否再介紹一下您目前的研究領域？

伊斯拉莫格羅：1990年代，東歐和蘇聯的社會主義解體之後，我開始關注私有制問題，做了有關十九世紀私有

* 本文係根據徐志偉在亞洲文化研究上海年會(2007年6月15至17日)上對伊斯拉莫格羅教授的採訪錄音整理而成，文中的主要內容已經伊斯拉莫格羅教授審閱。



伊斯拉莫格羅教授

制問題的三項研究，並且組織了與此相關的學術會議。「私有制」意味着甚麼？很多人會認為這是經濟學家探討的問題，但我並不這樣認為。我認為「私有制」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，還是個政治問題。基於這個認識，我更關注國家和政府層面的改革，以及經濟變化所帶來的種種社會現象。

我對社會主義改革很感興趣。通過對蘇聯解體之後不同國家的改革方式以及新的管理方式的研究，我分析了社會主義的變化。當然，這些研究與我對十九世紀私有制的研究是並行不悖的。在十九世紀產生的國家市場經濟，不同於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全球市場經濟。十九世紀，伴隨着國家市場經濟的出現，中央集權開始產生。社會主義的模型與中央集權有着密切的關係。斯大林是政治上的社會主義者，但我只能說他在某些方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，他的很多主張都與經濟有關，與政治有關聯的則很少。

事實上，政治、經濟與文化緊密相聯，我們不能把經濟與其他因素分離開。如果人們過多地關注經濟，就容易忘記文化、政治。誠然，不了解

經濟就無法全面了解整個社會，但是，僅僅了解經濟學本身也無法對社會有整體的印象，所以我們應該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，這點是相當重要的。當然，要做到全面是很不容易的，當人們想要全面談論社會的時候，很容易失之於表面化。我認為我們應當做的是，先弄清社會的不同部分，然後再對社會做整體的考慮。

徐志偉：「鄉村問題與文化研究」是本次亞洲文化研究上海年會的一個重要主題，作為唯一受邀的土耳其學者，您對這一主題有何評價？

伊斯拉莫格羅：這次會議將農村問題和文化研究相關聯，是一個很健康的轉變。在美國，文化研究已經成為一個封閉的領域，愈來愈學院化和小圈子化，談論的話題也愈來愈狹窄、無聊。我認為這次會議對於文化研究而言是一個很大的突破。

農村問題在今天的亞洲尤其重要。我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是關於農村問題的。我試圖想要解釋的是：非合作農民、小商人出現的原因。非合作農民、小商人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存在的一種現象。很多人認為農民之間不合作會減少農產品的產量，這是小農經濟，它不夠激進，沒有效率，我們應該像加利福尼亞州所做的那樣，用大機器作業。但我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或世界銀行的想法。我要指出的是，這樣的想法是不合時宜的。小農經濟不應該馬上消失，因為這種經濟能夠使廣大農民活下來。我們要看到小農經濟應該長期存在的必要性。

徐志偉：能否介紹一下文化研究在土耳其興起的語境及開展的狀況？

伊斯拉莫格羅：在土耳其，文化研究並非顯學，關注的人不多，目前只有兩所私立大學開設這門課程。土耳其的文化研究者特別關注身份政治問題，比如種族劃分、民族主義等等。民族主義很重要，這一點經常為歐洲國家所強調，因為歐洲的政策傾向於用種族劃分來對待國家，但我不認為這樣做總是正確的。我們從南斯拉夫的情況可以看出這一點。尊重不同的民族是很重要的，但過份強調種族性是相當危險的。事實上，要每一個民族、種族都組成一個獨立的國家，既無必要，也無可能。在同一塊土地上，國家愈多，發生戰爭的潛在性危險就愈大，這就是在南斯拉夫發生的狀況。這樣說並不代表我反對民族主義；相反，我認為強調種族群體的自主性是很重要的，因為在今天，很多國家都存在着民族問題，比如俄羅斯，比如中國。但這種強調的指向不一定是獨立的國家。土耳其的文化研究着眼於種族問題，有它自身的價值。

徐志偉：作為一個經濟學家，您如何看待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之間的關係？

伊斯拉莫格羅：這個問題有點難答。在我前面說過，經濟學家也要思考文化問題，文化與經濟是聯為一體的。所以，我不獨立地看文化。我對於「文化」的定義是：一個社會自己的習慣、自己思考的方式和自己看待生活和世界的方式。文化是有歷史性的，是不同的獨立個體的共享經驗。比如中國，社會主義已經成為人們的一個共享的經驗，社會主義在這裏不被抵制。但在東歐的情況卻很令人沮喪，那裏的人們抵制他們過去曾經歷過的社會主義，拒絕共享社會主義經驗。

我認為，共享經驗是很重要的，我們正是通過共享經驗，去推動經濟。

每個國家都通過他們共有的經驗來應用某種發展模式，這些共有的經驗就是文化。文化體現在人們行為方式的細節上，我曾觀察過不同國家的人們用餐時的情境。在美國或者歐洲國家，人們用餐的時候彼此之間不願意挨得太近，而在中國，人們喜歡坐在一起用餐。對我而言，這就是文化的某種體現，因為這是人們做事的一種方式，是人們接近事物的一種方式。正是這些不同的方式，決定了不同的國家會採用不同的發展模式。所以，我們要把經濟、文化、政治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，不能拆開。

徐志偉：中國晚清時期的著名思想家梁啟超曾經寫過一篇題為〈中國與土耳其之異〉的文章，他認為土耳其在現代轉型中失去了自己的「國性」，您認同這樣的觀點嗎？

伊斯拉莫格羅：是的，我同意這樣的觀點。土耳其雖然走上了西化的道路，但我認為這種西化是比較膚淺的。土耳其是衰落的帝國，沒有成為殖民地，這個國家對西方沒有太深刻的認識。儘管我們穿得像歐洲人，但我們的思維方式不像他們。這不是我們喜歡不喜歡他們的問題。土耳其失去自己的身份，但是也不能獲得完整的歐洲國家的身份。土耳其人有自己的語言，但很多人更熱衷於講英語，他們後來去了美國而不去歐洲，所以與其說土耳其歐洲化了，還不如說它美國化了。

總之，土耳其人不喜歡他們自己，他們甚至恨自己是土耳其人。這一點與中國人不同，我發現很多中國

人都有一種民族自豪感。也許是因為土耳其人在戰爭中失敗了，失去了自己的帝國，總感覺自身有很大的問題。土耳其人丟失了自己，身份變得模糊。但近些年，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轉變，許多土耳其人開始選擇放棄去歐洲工作，把目光投向印度、泰國和中國。我從伊斯坦布爾到中國很方便，在北京和伊斯坦布爾之間每天都有直航航班。許多土耳其人願意到中國，或者去印度，因為他們在中國或者印度要比在歐洲生活得舒服。

徐志偉：您期望土耳其成為一個甚麼樣的國家？

伊斯拉莫格羅：我希望土耳其能在東西方之間找到自己的定位。不但要和西方建立關係，也要和東方——尤其是和伊斯蘭教國家、俄羅斯、哈薩克斯坦等國——建立關係，在地區事務中發揮自己的作用。近些年，我看到了土耳其有了非常健康的轉變，開始和伊朗、俄羅斯建立了良好的關係。以前土耳其和俄羅斯由於冷戰的原因，關係很糟，現在則有了極大的改善。土耳其在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等國有大量的投資，在這個地區的經濟活動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尤其是建築業；甚至可以說，土耳其正在參與俄羅斯和中亞的重建。土耳其的經濟實力在該地區是不可忽視的。在文化層面，土耳其也不再閉鎖，土耳其目前正在對伊斯蘭教國家開放，這種開放是史無前例的。我個人認為這是一種非常積極的轉變。

徐志偉：您對中國知識界的狀況了解多嗎？你怎麼樣看待當前這種「第三世界」國家知識份子之間相互不了解的狀況？

伊斯拉莫格羅：我一直比較關注中國知識界的動向，我認為近幾年，中國的知識界是很有生產力的。我在中國有很多好朋友，比如汪暉。汪暉兩年前參加了我組織的一次國際會議，我們還一起去過印度、孟加拉等國。前些日子，我們在柏林見過，一起在柏林討論歐洲認同的問題。跟他談話很有成果，他的思考給了我很多啟發。很有意思的是，我和汪暉之間的很多共識是我和很多歐洲同事所無法達成的。他和他的妻子曾去過我伊斯坦布爾的家中做客。這次到中國，汪暉也邀請我去清華大學做客，但因為馬上就要回國，所以無法成行。

「第三世界」國家知識份子之間的確存在着相互不了解的狀況，我認為這是有問題的。「第三世界」國家知識份子之間需要加強交流，我們不能把眼光只盯着歐洲和美國。在對世界問題的思考上，中國的經驗應該加入，土耳其的經驗也需要加入，其他國家的經驗也應該加入。我們正在伊斯坦布爾着手建立一個用於研究中國的研究中心。我們計劃邀請一些中國學者來這個中心，通過這種方式加強交流。全球化，一方面說來是具有破壞性的，另一方面說來也是有積極意義的，它可以使不同國家的學者坐在一起。我們要利用全球化提供的這個便利來展開對話、加強聯繫，從而試圖去建立新的社區——亞洲人的社區。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。

徐志偉：再次感謝您接受我的訪談。

伊斯拉莫格羅：也謝謝你的提問。

徐志偉 哈爾濱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